

吴长胜： 从肃宁走出的红军战士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“13岁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，在延安聆听过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的教诲；他曾给‘独臂将军’余秋里当警卫员，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战士，也是肃宁人的骄傲。”提起从肃宁走出去的英雄吴长胜，郭九州感慨万千。

72岁的郭九州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肃宁的历史文化研究，搜集整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。几年前，他到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采访，从老乡口中得知，当地有一位从肃宁走出去的老红军战士叫吴长胜。而在家乡，这位英雄却鲜为人知。

于是，郭九州开始查阅资料、走访亲属，让吴长胜的名字进入了人们的视线。



吴长胜老年照



老红军战士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后合影。右一为吴长胜。

年少从军 首长为其改名长胜

郭九州说，1925年4月，吴长胜出生在肃宁县曲吕村一个穷苦人家。为了孩子能长得结实，父亲为其取名吴旦。吴旦非常懂事，很小就拎着篮子帮母亲割菜、拾柴火。

1936年冬的一个傍晚，天空飘着大雪，一个陌生人来到吴家借宿。吴长胜的父亲看他不像坏人，就让他留宿家中。第二天临行时，这人还给吴家留下了一些钱。从此，此人便经常夜宿吴家。年少的吴长胜认识并喜欢上了这位自称姓王的叔叔，还经常听他给乡亲们讲一些革命思想。也是在他的影响下，几个月后吴长胜正式参军入伍，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所属某连队当通讯员。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中共中央军委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、第二、第四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下辖115师、120师和129师等，吴长胜成为赫赫有名的120师的一员，随部队开赴华北抗日前线。

“吴长胜的记忆力非常好，每当儿女们问他参加过哪些战斗，他都如数家珍，不仅哪年哪月甚至哪天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”郭九州说。

那是1938年2月的一天，吴长胜随部队向太原进发，路过同蒲铁路时突遭日军伏击，历经5次冲锋，才闯过了敌人的防线。第二天下午，又与敌军遭遇。前有阻截，后有追兵，营长命令吴长胜火速赶到团指挥所向首长报告敌情。冒着枪林弹雨，吴长胜两次往返传递信息。团长和政委看到这个战士稚气未脱却很勇敢，便问起了他的名字和年龄。听说他叫“吴旦”后，便说：“今后你就叫长胜吧，将来做一个常胜将军！”从此，他便更名为吴长胜。

骁勇善战 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

1941年，吴长胜被调到8团团部警卫班，给大名鼎鼎的“独臂将军”余秋里当警卫员。之后，跟随部队开赴山西省宁武地区。部队在那里创建了以宁武为中心的管涔山革命根据地。

1943年5月，余秋里率部到达延安，与359旅一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和练兵运动。年末考核时，吴长胜因劳动和练兵都十分出色，被评为一级劳模和特等射手。1944年3月7日，吴长胜光荣加入中

国共产党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后，国民党又发动了全面内战，开始对各解放区大举进攻。1946年1月至1948年9月，吴长胜随部参加了著名的集宁战役。

在攻打凉城的战斗中，吴长胜为了将团长的命令及时传达到基层部队，在炮火连天中奋勇前进，不幸被敌人的炮弹炸伤。他苏醒后，发现自己的左胳膊被炸伤，右腿也被子弹打穿，但他仍强忍着剧痛艰难

红色往事

阅读为我播种希望

燕金城

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催人奋进，读书能改变命运。我喜欢读书，书香为我播种了希望。

初中时，正值红色文化类书籍盛行，我时常购买。为了买到喜欢的书，我省吃俭用，把母亲给的零花钱全都攒了下来。母亲知道我喜欢读书，有时，从鸡窝里掏出鸡蛋卖了换钱，让我拿去买书。两三年下来，我买了百余本书。

那时，学习不太紧张，作业也不多。许多书，像《战火中的青春》《红岩》《小兵张嘎》《林海雪原》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，还有《黎明前的黑暗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，都是我在初中时读的。书中英雄人物的故事令我心潮澎湃，激励着我，学起习来也有劲头。读这些书，培养了我坚韧顽强的品格。

看连环画时，我不止看画面，还仔细阅读画面的文字解说。看完一本后，我基本上能把内容背诵下来。尤其是《一支驳壳枪》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等连环画的画面与内容，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。

高中时，我的阅读领域逐渐扩大，而且每当看到书里优美的语句时，都会情不自禁地摘抄下来。那时，阅读、摘抄和背诵是我的精神享受。半年多，就写满了几个摘抄本。同时，我还有日记和作文本，每当听到或亲身经历了有意义的事情时，我就记录下来。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78年高中毕业后，我在生产队参加劳动。队长担心我干不了重活儿，就让我去看玉米地。每天虽然早出晚归，但能一边守护玉米，一边读书，那段时光，惬意又幸福。

后来，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，读书、看报、写作，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我家有两个大书橱，里面摆满了各种书籍，它们被我像宝贝般地仔细

保存着。每天早上起床或午饭后读书、看报，已经成为我多年的生活习惯。

我喜欢读诗歌、写诗歌。阅读古典诗词，激发了我的写作兴趣；阅读现代诗歌，让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。我自费订阅了《诗刊》《星星诗刊》等。读诗、写诗，也成了我的精神享受。

耳濡目染，我的儿子也喜欢读书与练笔。儿子说他已经看了几遍《三国演义》，我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直到他能将一些故事情节原原本本地背下来时，我才深信不疑，高兴地夸奖了他一番。儿子擅长写小说和散文，他写的10来篇作品相继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，有3篇作品还荣获了国家级大奖。

改革开放后，城乡的巨大变化打动了我的心。我拿起笔，写下一系列歌颂城乡变化的诗篇。诗歌《致敬英雄 我心向党》《美丽的中国成了人间天堂》《新时代的好榜样于天瑞》被选入全国中小学生朗诵读本，多次获得全国诗歌散文征文活动的奖项。

从参加教学工作到现在，我一直保持着写作的习惯。随着写作水平的逐步提高，作品也陆续在省市级报刊上发表，我还被一些报刊聘为特约编辑、特约撰稿人，多次被评为知名报刊的优秀通讯员。尤其近年来，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运用，写作更加便捷与得心应手，我发表的文章也越来越多。这些，都得益于日积月累的阅读。

我读书与写作的经历，充分证明了阅读、积累与练笔的重要性。读书是提高认识、提升写作水平的最好方法。

多读书、读好书、多练笔，坚持不懈，思想与认知水平就能得到很快提高。置身于书林之中，陶醉于沁人的书香，是多么快乐与幸福！

读书，让生活更美好

吴宝平

我是“70后”，小时候在农村，天天都在野地里和小伙伴儿们疯跑着玩儿。大一点儿了，就挎个篮子挖野菜，拎根绳子捡柴火。直到9岁，才跨进学校的门。初中时，家里条件不好，很多人劝说母亲，不让我继续念书了。可母亲觉得知识能改变命运，咬着牙供我继续上学。

小学时，我把家里所有能看的书都读完了，仍远远不能满足我对知识的渴望。有一年，班上转来一位新同学，她的爸爸在外地上班，给她订了《小星星》《小学生》等刊物，让我羡慕不已。于是，我就主动接近她，终于，从她手里借到了那些梦寐以求的期刊。

母亲希望我能上中专或读师范。因为当时初中毕业考上中专就可以分配正式工作。我成绩本来就好，语文、历史、政治3科不用复习，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。这也得益于我博览群书，知识面广。数学和物理就没这么大的优势，但仍名列前茅。初三时，学习变得紧张起来，我暂时告别了小说，专心学习。最终，以当地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师范学校。

一进学校，我就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——终于可以自由地读书了，终于有读不完的书了。学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，是我每天下午下课后必去的地方。没有手机、没有电脑的学生时代多么快乐啊！我想，“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的意思，绝不是说读书可以升官发财，它是说书可以给人一个新世界，一个丰富、深刻而又恬静美好的世界。不管在现实境遇如何，爱书之人的内心总是丰富美好的。

师范将毕业，我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。为此，我减少了参加毕业留念、晚会、聚餐的活动，把时间都用在在学习上。后来，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一所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。

课堂上，我如饥似渴地聆听老师们讲课，系统地阅读了各个时期的文学名著。我不再满足于图书馆借书阅读，想拥有自己喜爱的书。核算了生活费，决定再缩减开支。每天早上我只买一个烧饼或炸馒头，连腐乳、榨菜、辣酱都省了，更别说豆浆、小米粥了，只喝水房里免费的开水。中午则买一个馒头，打半份最便宜的凉拌菜。每次看到刚从

油锅里捞出的炸鱼、香气缭绕的丸子、炖鸡块等，我就闭上眼睛，快步走开。回想那时，虽然日子有点苦，但每次买到心爱的书时，一切不快都会烟消云散。《平凡的世界》《四世同堂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都是在那时攒钱买下来的。

毕业后，我来到学校教书。后来，有个机会能到一个收入更高的单位去，我犹豫了。比对了收入、工作环境、工作内容等，我还是难以作出抉择。纠结中，我想起了读过的“雷尼尔效应”。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教授工资与美国教授平均工资相比，一般要低20%左右，教授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，而不到更高报酬的其他大学去，完全是出于留恋西雅图的湖光山色。为了美丽的景色而放弃更高收入的机会，被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们戏称为“雷尼尔效应”。当时，我所在的学校图书馆里藏书丰富，阅览室有上千种刊物。如果离开这里，我就再也享受不到它们了。于是我拿定主意，为了学校图书馆、阅览室的书籍，放弃了更高收入。

如今，我的生活充实而快乐。更大的收获则是，女儿受我影响也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“书虫”。她在年少时曾宣称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书”，小学时就痴迷读书，简直可以用“废寝忘食”和“手不释卷”来形容。她喜欢古典文学，没人督促，自己背诵了大量的古诗文，她曾在大学自主招生自荐信中这样写道：“背书从不是我的烦恼，拗口的楚辞、精炼的唐诗、优美的宋词和红楼梦中的经典名篇都是我喜欢的。”的确，她能熟练背出《葬花吟》《离骚》全篇，被同学称作“大牛”。在我担心她耽误学业时，她顺利通过心仪学校的自主招生。她说，通过自主招生，要感谢读书！

是啊，感谢读书！读书，让我们生活充实而悠闲、丰富而舒适，读书带来的享受和快乐是我表达不尽的。读书，让我们生活更美好。

北上满洲里 一生念党恩

1950年，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，朝鲜战争爆发。村里的年轻人踊跃报名参军，吴长胜多次向乡里提出请求重返前线，但因身体原因没被允许。

1953年，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利，国家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，大批复转军人响应祖国号召奔赴东北开发北大荒。此时，吴长胜再也坐不住了，他再次向乡政府提出申请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1953年3月，经县民政局介绍，吴长胜背起行囊，辗转来到了内蒙古满洲里，在当地铁路部门当了

一名工人。

郭九州说，吴长胜在满洲里铁路车辆段工作了十几年，不但没人知道他曾经的战斗往事，也没人知道他是一位伤残军人——当年，他在战斗中负伤。直到1978年12月20日，满洲里铁路部门党委突然接到上级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，电报里要求吴长胜即刻赶赴哈尔滨，准备参加黑龙江省老红军赴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参观团，他们的生平事迹才一点点被人们所知晓。

几年后，吴长胜到了退休年龄，组织上按红军时期离休

爬到前沿阵地，传达完首长的命令，随即又昏了过去。

等吴长胜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身上缠满了绷带，已经躺在山西省武寨师部后方医院。3个多月的治疗后，因伤情过重，不得不回到肃宁老家养伤，从此离开了部队。

郭九州说，吴长胜回乡时，肃宁县正在开展土改运动，他一边休养身体，一边力所能及地参加村里的活动。几个月后，又报名当了民兵，并被选为民兵副队长。

待遇给他办理了手续。无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，还是在平凡的建设岗位，他把一生都无私地献给了党。

2009年7月19日，84岁的吴长胜离开人世，走完了他平凡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。

“吴长胜儿时吃过苦，他感恩于党给他的一切。他一生都在践行着听党话、跟党走、跟党走的忠诚与信仰，在国家需要时，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。这就是一位红军战士的精神世界，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”郭九州说。

十万字长诗致敬马本斋

杨静然 陈四雄

他看似粗犷，却拥有丰富细腻的内心里世界；他不善言辞，却将生活写进了诗歌；他热爱读书、写诗，几十年来笔耕不辍……他叫张秀芳，今年73岁，是沧州市兴济镇一位普通的退休职工。近日，张秀芳历时两年完成了10万余字的长篇叙事诗《抗日回族英雄马本斋》。

张秀芳热爱读书，两年前，他阅读了一系列关于马本斋的书籍。马本斋波澜壮阔的一生和宁死不屈的英勇事迹深深震撼着张秀芳。他决定拿起笔，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内心的激动和感触。

这一提笔便是两年。为了深入了解马本斋的事迹，他反复阅读历史资料和相关书籍，有的书甚至被他翻阅了六七遍。辗转反侧的思考、反反复复的词句推敲，最终汇作一首动人的叙事诗。全诗10万余字，记叙了马本斋传奇而伟大的一生。

“当你真正地了解马本斋，熟悉他的生平，就会情不自禁地从心底生出由衷的敬意。”张秀芳说。

张秀芳对文字的爱，从小便已种下。

年幼时家里条件不好，到处借书看，在旧书摊前一待就是一整天，小说、诗歌、散文……什么都看，自己也学着写，一朵野花、一只飞鸟、一杯土，他看在眼里，抒于笔下。后来，他被分配到沧县仪表厂当工人，依然读书、写作。还利用业余时间到学校、培训班里学习写作。他曾在《中国文学》《天津日报》等报刊上发表诗歌200余首。

退休后，张秀芳更是把大量的时间都投入阅读和写作中。几年前，有感于刘胡兰的事迹，他为其写下了数万字的叙事诗。

“阅读和写诗就是我人生的一道亮光。”张秀芳说。



张秀芳展示作品

“涿头桑椹”杯·全民读书大赛

征文邮箱: 857171805@qq.com
电话: 0317-3155702
演讲、视频邮箱: hxyysz@163.com
电话: 15131760069